

歷史與空間

地瓜情思

文：戴永夏

以前每次回鄉探親，我總愛帶些地瓜回來。故鄉的地瓜也真喜人：那紅瑪瑙似的顏色，紡錘般的形體，纖細的根鬚，飽含糖汁的紅瓤，讓人一見就饞涎欲滴。咬一口，脆生生，甜津津，鮮美中帶一股清香。熟吃呢，或蒸或煮，或烤或燒，更是甜軟如蜜，別有滋味。品嚐着這些天賜的美味，孩子們總愛問個不休。我也會因此而浮想聯翩，想起許多與地瓜有關的往事來。

我從小生活在地瓜之鄉，是靠吃地瓜長大的。幼時，每當吃過晚飯，甜爛果腹之際，我總愛依在爺爺膝下，纏着他問這問那：地瓜是從哪兒來的？是誰給帶來的？爺爺照例咳嗽兩聲，便給我講起地瓜的來歷。

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們家鄉鬧災荒，莊稼減了產，鄉民們缺吃少穿。這時，來了幾個外地商人。他們從南方帶來了有毒的地瓜，讓大家栽種食用，想把鄉民毒死，他們好掠奪財產。誰知人們種出了地瓜，吃後不但沒被毒死，還填飽了肚皮，度過了荒年。原來，家鄉每家都種着蘿蔔，而蘿蔔能解毒。人們吃了蘿蔔，不但解了地瓜毒，還使地瓜成了賴以生存的主糧！這一來，南方地瓜便在北方安了家，而且迅速推廣開來，成了莊戶人家的命根子。

長大以後，我逐漸對這古老的傳說產生了懷疑。我從書本上獲得的知識，終於糾正了對地瓜的錯誤認識。據史書記載，地瓜，又名番薯、甘薯、紅薯等。它的老家，原在遙遠的中美洲，後來傳入菲律賓一帶。明朝萬曆年間，福建長樂人陳振龍到菲律賓經商，見地瓜「生熟可茹」，「可濟民食」，而且產量很高，便動了鄉土之念。他不顧西班牙殖民者的嚴令禁止，以重金向當地人購買了數尺薯藤，偷偷地絞進繩索之內，航海七晝夜，歷盡艱險，終於將地瓜種移到國內。開始，先在福建一帶種植，當年秋後就獲得豐收。然後進一步推廣，百姓賴以活者不少。到明末清初，陳振龍的裔孫陳世元繼承先人之志，四處推廣地瓜種植。他曾跟友人結伴來到北方，先在山東古鎮試種地瓜，取得顯著的成效。後又到山東濰縣、膠州一帶推廣，並派其子到河南、北京郊區等地試種，效果都很好。清政府見地瓜產量高，獲利大，有益民生，便號召各省種植。於是，地瓜便在全國各地普遍推廣開來，成為許多地區的主要糧食作物。人們感謝為民造福的陳振龍父子，為他備建廟修祠，世代紀念。「不愛靈藥共仙丹，惟愛紅薯度荒年。何人遠來傳此種？陳公父子取洋番。」這首民謠，正反映了廣大人民對地瓜的深厚感情和對陳振龍父子的感恩之情。

在對地瓜有了深入了解後，我漸漸感悟到，過去人們對地瓜的價值，引進者的功績，還缺乏足夠的重視，甚至存在偏見，我老家的那則傳說就是明顯的例證。儘管它有產量高、易栽培、營養豐富等許多優點，但它常被視作糧食家族中的「下等公民」，有「粗糧」之稱，位子排在稻麥、黍稷之下。一些文人墨客寧可吟風弄月，讀花詠草，卻不肯用剩墨餘紙，來歌頌價廉物美、不驕不躁，大有君子之風。它並不因詩人的冷落而改其志，也不因世人的忽略而惰其情；不爭寵，不賣俏，連那招風惹蝶的花兒也顧不上開，總是默默無聞地埋在地下，生長着，發育着，吸足養分，儲足能量，盡心竭力地為人類奉獻出自己的一切。

時窮節乃見。越是艱苦的歲月，越能顯示出地瓜的品格和價值。

明代科學家徐光啟在《甘薯疏》中，就給了地瓜以高度評價：「農人之家不可一歲不種，此實雜糧中第一品，亦救荒第一義也。」明人謝肇淛在《五雜俎·物部》中也說：「百谷之外有可以當谷者，芋也薯也。而閩有番薯，似山藥而肥白過之，種地中易生而極蕃衍，饑饉之歲，民多賴以全活。此物北方亦可種也。」實際上正是這樣。記得解放前和解放後的某一段時間，家鄉荒年頻頻，小麥、玉米等平常糧食都減產或絕收，獨地瓜撐起大半壁江山，成了最重要的主食。秋天，地瓜收了後，人們吃的是煮地瓜，喝的是地瓜稀飯，就連下飯的鹹菜，也少不了被稱為「雞蛋黃」的醃地瓜。於是，孩子們身上胖起了「地瓜膘」，大人的臉上也有了血色……春天青黃不接時，地瓜吃完了，上好的食品便是煮地瓜乾了。要是逢到節日，或有客人來，還可以吃到用地瓜麵做的麵條、包子……但很快，地瓜乾、地瓜麵也吃光了。這時人們便把曬乾的地瓜葉、地瓜蔓碾碎，用清水一泡，再加上少許豆麵，便可蒸成黑褐色的菜饅饅。這纖維縱橫的菜饅饅雖不及地瓜好吃，但比起那些苦澀的樹葉、嚼不爛的樹皮、草根來，還是可口得多。我有過靠地瓜生活的少年時代，也經歷過連地瓜都吃不上的青年時期。這清苦、艱難的日子磨練了我的意志，豐富了我的閱歷，也教會了我許多人生哲理。

不過，人們也有過跟地瓜疏遠、相忘於江湖的時候。記得1958年，當「五風」吹得人頭昏腦脹的時候，有些「大人物」便預言，共產主義馬上就到來，擺在人們面前的將是吃不盡、喝不完的麵包、牛奶和「土豆燒牛肉」。在這種錯誤路線指引下，大批的農民離開農田，開上了「土法煉鋼」第一線；而大片等待收穫的地瓜卻被棄在野外，爛在地中。於是，人們很快受到大自然的懲罰。麵包、牛奶自然不會從天而降，而賴以生存的地瓜卻成了稀缺之物，人們只能靠野菜、樹皮、草根充飢，甚至連這些最低劣的食物也吃不上……當時，我們這些正在中學讀書的學生，也被迫停課，天天到野外拾乾草，挖野菜，用這些難以下嚥的植物纖維填塞肚皮。偶遇改善生活，當風捲殘雲般地吃完一小碗定量供應的煮地瓜乾時，真感到比吃了山珍海味的美味大餐還舒服。眼瞅着那連瓜乾渣都不剩的空碗，我曾屢作奇想：將來有朝一日，能飽食地瓜乾，就算很幸福了……也只有在這時，人們才彷彿大夢初醒，開始重新認識地瓜的價值，把它當作最可信賴的朋友。

現在，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地瓜的地位也早已被精米、白麵取代，又該是人們跟地瓜相忘於江湖的時候了。然而如同富貴不忘舊交、幸福不忘苦難一樣，我們也不該忘記地瓜這位貢獻多多、長期跟我們患難與共的朋友，更不應忘記那靠地瓜果腹、甚至連地瓜都吃不上的年代。因為只有不忘過去，才能珍惜美好的今天，更好地開創未來！



越艱苦的歲月，越能顯示出地瓜的品格和價值。 網上圖片

亦有可聞

文：青絲

酒桶挑戰

近期有一個「酒桶挑戰」成為了網絡熱點。起因是一個網友為了展示自己的好酒量，一口氣喝乾了一斤白酒，並把這個過程拍攝下來，載到了網絡上。結果很快就有各地的酒徒出來挑戰，斤兩也是層層加碼，二斤，三斤，四斤，五斤，最新的紀錄是一河南男子，於七分鐘內喝下了六斤白酒。誰也無法估計，隨着挑戰進行下去，最後的紀錄是多少，是否會有人付出生命代價而結束。

在中國的酒文化裡，酒是充滿權力及男性荷爾蒙氣味的日常飲料，也是展示關係學的重要符碼，很多人須從這一特殊載體，獲取象徵強大的隱形價值。因而，酒既是男人微觀慾望在杯中的投射，也是宏觀權力的因果敘事，它就像一根特殊的紐帶，把男人與野心、博弈與人格、受虐與快樂、緊密地聯繫到一起。在這股潛在力量的推動下，狂飲濫飲、毫無節制的賭博行為，從古至今都是層出不窮。人們通過這一偏激的自我表達方式，宣示自己的能力與強悍，甚至不惜以健康和生命為代價，換取他人的稱頌及讚譽，並由此構成了極富流氓倫理的陳舊酒桌文化。

明代時，寧波祭酒陳敬宗以善飲聞名，明成祖朱棣聽說以後，召他進宮，讓內侍遵照陳敬宗的身高體形鑄造了一個空心銅人，然後讓陳敬宗與銅人賭酒。陳敬宗喝一杯，內侍就往銅人裡倒一杯，直到銅人被灌滿；陳敬宗仍然面色如常。朱棣疑心他是假裝清醒，派遣一個內侍跟隨陳敬宗回家，看他是否會嘔吐或昏醉不醒。陳敬宗回到家後，又拉着內侍繼續喝，終令眾人信服，贏得了這一次「酒桶挑戰」。

清代名士王漸客遊金陵，南京城裡有一個富豪，聽說王漸酒量驚人，恰巧富豪又認識附近一個道士，也以海量著稱，遂牽頭組織一場「酒桶挑戰」，讓王漸與道士比拚。比賽開始後，酒被盛於一隻大瓦甕裡，每人每次須飲盡一甕。王漸從容捧甕而飲，若灌漏卮，一口就把酒喝乾了。輪到道士，也是一飲而盡。接下來的第二甕，道士喝至一半，就已不勝酒力，無法續飲。王漸為了炫耀，反而讓人換成更大的容器置酒，最後足足喝了一石。古制十斗為一石，十升為一斗。也就是說，王漸贏下的這次挑戰，喝了一百升的酒。這與自謂「一飲一斛，五斗解醒」的劉伶可堪相提並論。

《清稗類鈔》裡也載有一事：清代河南某地有一群酒徒，凡逢一三六八的日子，就聚在一起比拚酒量。其中一個酒徒每次參加聚會都是必醉，醉了以後還要帶一瓶酒回家，留作平日飲用。其弟生性勤勞，每天耕作不輟，且滴酒不沾，看到哥哥經常醉得東倒西歪的，就好心勸他，沒那麼大的酒量就少喝一點，沒必要每次都喝到前仰後合、神志不清的程度。哥哥譏諷道，你的真實意圖是嫌我喝酒費錢吧？你只是不會喝、沒有酒量罷了，所以才來干涉我。你如果能喝，恐怕會喝得比我還要厲害。

弟弟為了勸服哥哥，取來一隻大碗，倒了一斤多酒，一口飲盡，然後提着桶出去擔了兩桶水回來，又倒一碗酒飲盡。如此往返數次，連飲數斤烈酒，仍然是神色如常，出汲如故。哥哥這才愕然道，枉我自誇酒量驚人，今日方知你是真人不露相。遂從此戒酒。弟弟有時勸他，只要適量，偶爾小酌一番也是無妨。哥哥說，我一看到酒，就會想起當日那個場面，就無法再喝了。本是一次無意發起的「酒桶挑戰」，反而起到了良好的規訓效果。

根據生物學的研究發現，在動物界裡，越是低等動物，就對族群有着更高的依賴。而一個人有沒有清晰的自我感和獨立性，與其行為，也很大程度是高度同構的。「酒桶挑戰」就是最為直觀的病理式解讀。因為越是自卑、缺乏見識的人，就更熱衷於從競賭得來的優勢中贏得自詡的優越感，謀求他人的認同。相反，心靈自由、習慣遵照自我意志做選擇的人，也很難成為滿足他人低級娛樂需求的工具。

豆瓣閣話

文：記者 劉蕊

參禪人畫末白水墨藝術展「慈悲」

禪畫，是中華文化中一朵絢爛奪目的花朵。「慈悲的溫暖——末白水墨藝術展」日前在河南博物院開幕，展出了畫家末白126幅畫作，其中以觀音造像為主要題材。末白是當代畫壇中禪畫的踐行者。他本名賀存鋒，2000年與佛教文化結緣後，便堅持修行，更經常通過打坐來滌淨心靈，摒棄慾望，參悟佛法，也便是從這時起，他開始探索和中國水墨藝術與禪學、美學的融合。

他筆下的水墨觀音出塵飄逸，輪廓簡化，不求繁雜，但卻筆簡意足。用心品味末白的畫作，似乎能感受到他的參禪入畫，以心做筆。讀末白的畫作，既是一種筆墨體驗，也是一種心境的感悟，更是一種禪意的體味。

末白認為：「相由心生，對於觀音的創作，實際上是我內心裡的沉澱。我所創作的水墨觀音系列，事實上來源平時我對《普門品》、《心經》的誦讀、修持，以及我對水墨藝術的研習和繼承。要得莊嚴相須生莊嚴、恭敬心，要得慈悲情，則先有慈悲情懷。畫觀音之寶像貴在修行二字。其次，要有表達心相的筆墨技法，無法而有心或有法而無心者，則均是心有餘而力不足；法與相，兩者相輔相成的。」

從末白畫作不難看出，留白的恰到好處，亦是末白作品的一大亮點。他的畫作，一張畫只畫一部分，空白部分除了讓人有空曠的感覺，給予心靈迴旋的餘地之外，畫面的空白更給人以無限遐想。「用最少的筆墨來表現深遠的意境，是我給自己的方向。」末白將參禪、弄墨融入他的生命，成為不可分割的部分，繪畫與賞畫都是感性與理性的結合，他希望用自己的藝術世界，把世人引向光明與和諧，給人的心靈以清澈、祥和與安寧。



末白作品《菩提樹下》。(本報河南傳真)

來鴻

文：劉克定

長沙水

檢諸典籍，讚揚湖湘和長沙人傑地靈的佳句，實在是太多了。有司馬遷的「楚雖三戶，亡秦必楚」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，有左丘明的「雖楚有材，晉實用之」《左傳》，有杜甫的「夜醉長沙酒，曉行湘水春」，有名聯「常德德山山有德，長沙沙水水無沙」，有宋之問的「但令歸有日，不敢恨長沙」，等等。

湖南有湘、資、沅、澧四條江，發自深山，流經全省，曲折迴環，奔向洞庭。還有許多小支流，如瀏陽河九曲彎道，如蛟龍九回頭，流向湘江。還有撈刀河（瀏陽河的支流），發源於寧鄉的靳江、滄江等大小支流，也都在長沙匯入湘江，奔向洞庭。

湘江流經長沙市境約二十五公里，為長沙這片古老的土地提供了豐富的水資源。因長沙城區築於地勢低平的河谷平原上（賈誼亦有「長沙地卑卑濕」之說），地下有着極為豐富的循環暢通、類型簡單、水質良好的地下水，而且潛水面高，容易鑿出打井。

因此，在城區有數百上千年歷史的古井也比比皆是，主要分佈在易家坡、坡子街、潮宗街等老城區的街巷裡。有的距今已有幾千年歷史，白沙井據說鑿於春秋時期，賈誼故居內的賈誼井歷史悠久，號稱「天下第一井」。

但我以為，賈誼井很可能是後人開鑿的，並非賈誼親鑿。根據《漢書》記載：「為發卒萬人穿渠，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。岸善崩，乃鑿井，深者四十餘丈，往往為井，井下相通行水……井渠之生自此始。」這是西漢初年的事。賈誼雖是西漢初年的人，他不會那麼快在北方剛剛開始鑿井時，就在長沙鑿了井。當然，那時候各地水患威脅太大，「用事者爭言水利」（《史記》），很多地方都在鑿井，但南方鑿井起於何時，是一個疑問，有待查考。但說賈誼井是「天下第一井」，未免附會，班固也不會買賬。所以，我認為賈誼井很可能是後來居此的人開鑿，以賈誼之名授之，不能說是「天下第一井」，既然白沙井鑿於春秋，賈誼井又如何稱得第一呢？

此外，知名的有水風井、觀音井、伍家井、桂花井、彭家井、路邊井、青石井、化龍池等。據說至今汨汨噴湧的白沙井，曾差一點被「開發」，現在已建成了白沙公園，井台經過改造，比原來大了，井水常年就是那個水位，怎麼也用之不竭，潔淨甘甜，不管是取水的、看水的、玩耍的人，都要飲一口白沙水。

我童年住在長沙織機街西學巷五號，家門口也有一口井，用麻石（花崗石）砌成很堅固的井台，井台四周有溝，溝的外圍有麻石護欄。一九五一年，媽媽沒有工作，為了養家餬口，就靠接洗衣服為生。就在這口井旁，媽媽辛辛苦苦地每天將井水一桶一桶提上來，倒在木盆裡，一件一件用肥皂刷洗，多少個寒暑，日曬雨淋，冬天



晚霞中的湘江。 網上圖片

手腳凍裂，這樣熬了好幾年。回憶起來，感恩母親的同時，也感恩那口無名古井，給了我們生活的養料。

那時長沙沒有自來水，附近街坊鄰里的飲用水源就是這口井，每天早晚，來提水、洗衣的人絡繹不絕，水質清冽，甘甜清香（井水有一股特別的香味，與河水不同）。我很久沒有再去過舊地，不知道現在那口井還在不在？但我相信，地下的水，應該是沒有枯竭的。

靠近西大門一帶以及直通河邊的坡子街、道門口、八角亭、開福寺等等，當時就是用河水。長沙有專門賣河水為生的人，那時候大的單位，如醫園、旅館、學校、飯館及輪船碼頭附近的大小商號，用水量最大，就僱用專人挑水，每天定時將河水送到指定的地方。一根扁擔，兩個水桶，就是送水人賺飯吃的營生，兩個水桶各放一塊木板，防止水濺出來。

還有一種零擔，就是拖着水車，沿街叫賣：「河水啦！新鮮的河水啦！」像喊，也像唱，一口長沙腔，悠遠蒼涼。需要水的住戶，聽見叫賣，就提着桶呀盆的圍上來。水車其實是板車，上面載着一個橢圓形的大木桶，木桶的底部有一個木塞子，一拔塞子，水就嘩嘩往外冒。賣水的還自備一擔水桶，以備有人要送水上門。

記得一擔水是五元（折合現在五分錢）。板車的輪子是木製的，儘管外沿釘一圈橡膠皮，在高低不平的麻石街上行走，還是一振一墜、一顛一簸，桶蓋又不嚴密，於是水花四濺，走到哪，水撒到哪，我看了覺得挺可惜。多不容易從河邊取水，送到街頭巷尾，賣水人的勞動真是不值錢啊！

飲了長沙水，再了解長沙的人文歷史，你會對「人傑地靈」這四個字有更深的理解。當然，物競天擇，適者存之，只有愛國為民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濟天下，才是真正的「適者」。唯利是圖、蠅營狗苟之流，也有飲長沙水長大的，何其不賢之甚也！

詩意偶拾

青玉案

懷舊 翁秀美

魂牽夢繞當時路，
舊光景、頻回顧。
寸管紅箋裁錦句。
星移斗轉，春深秋暮，
長伴梧桐樹。
流年不為相思駐，
雁遠書沉嘆虛度。
滿紙情懷誰與訴？
濛濛煙水，重重簾幕，
人在深深處。